

而極沖虛之一致茲難情度宜使智迷遂以
 先聖之信言刊於百家之珍說發茲微學宜
 屬至神伏惟皇帝陛下以高真之質而出應
 君師以妙本之餘而形為事業蠶飭而庶政
 交舉華嘗而四方已孚方將齊心服形而指
 治物養己之累深根固蒂以趣長生久視之
 門同天下於華胥見神人於姑射深造其極
 適丁斯時臣性維顛蒙生足憂患每思朝徹
 以解天殺汎觀以考其散殊又損而期於胞
 合維日不足歷年於茲晚於斯文忽若有得
 即動而靜物芸芸而歸根由濁以清中冥冥
 而見曉遂以其意達之於辭雖云自安未知
 其可竊謂至人之靜鑑實為學者之元龜故
 用冒聞以占中否龍隨章散固難知其上天
 馬以智專因可取於辯道儻有一言之補敢
 辭萬死之誅五所著老子道德經傳凡四冊謹
 奉表投進以聞五臣惠卿誠惶誠懼頓首頓首
 謹言

元豐元年正月日資政殿學士通議大
 夫定州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

管兼知定州軍州事及管内勸
 農使上輕車都尉東平縣開國
 伯食邑八百戶臣呂惠卿上表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道德真經傳卷之一

資政殿學士呂惠卿傳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
 始有名萬物之母常无欲以觀其妙常有欲
 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
 之又玄衆妙之門

傳曰凡天下之道其可道者莫非道也而
 有時乎而殆則非常道也凡天下之名其
 可名者莫非名也而有時乎而去則非常
 名也萬物芸芸各復歸其根而不知曰靜
 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為道而至乎常則心
 凝形釋物我皆忘夫孰知道之可道而名
 之可名哉則常道者固不可道也故曰道
 乃久歿身不殆常名者固不可名也故曰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不殆不去是之謂常
 道常无名則无名者道也而天地之所自
 而始也故曰无名天地之始太初有无无
 有无名有无无則一亦不可得有无名則
 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也既謂之一則

雖未有形且已有名矣名為一而名之者為二二與一為三萬物紛紛自此生矣故曰有名萬物之母知常曰明明則无所不見也故唯常為可以觀方其无欲也則除玄覽而无疵於此觀其妙故曰常无欲可名於小矣方其有欲也則萬物並作而

芸芸於此觀其微故曰萬物皆往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唯小所以見其妙唯大所以見其微也此兩者其出則同顧其名異而已其名異也其實未嘗異其實未嘗異則有欲之與无欲求其所出皆不同得不可得則其所出也故同謂之玄玄之為黑色與赤同乎一也天之色玄陰與陽同乎一也名之出玄有欲與无欲同乎一也同乎一固妙矣然妙乎一矣未妙乎多也妙乎我矣未妙乎物也玄之又玄則同者亦不可得同者不可得則一之與多我之與物莫不皆妙也萬物之所以妙出於此而已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天下皆知章第二

五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香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是以聖人處无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傳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善之為善而欲之知惡與不善而惡之然自離道言之則雖美與善皆離乎道矣自出於道言之則雖惡與不善皆非道之外也由是觀之則美斯惡善斯不善豈虛言哉是故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无是之謂有无之相生難事作於易而易亦由難之故无難是之謂難易之相成有鶴脰之長而後知有鳧脰之短有鳧脰之短而後有鶴脰之長是之謂長短之相形以高為是則百谷為川瀆之源則高有以傾乎下以下為是則川瀆為百谷之歸則下有以傾乎高是之謂高下之相傾黃鐘為君則餘律和之餘律為君則黃鐘和之是之謂音聲之相和自秋

冬而望春夏則春夏前而秋冬後自春夏而望秋冬則秋冬前而春夏後是之謂前後之相隨凡此六者當其時適其情天下謂之美謂之善不當其時不適其情天下謂之惡謂之不善夫豈知所謂至美至善哉則美與惡善與不善亦迭相為往來興廢而已豈常也哉是故聖人知其如此也以常道處事而事出於无為以常名行教而教出於不言事出於无為則終日為而未嘗為教出於不言則終日言而未嘗言

則美與惡善與不善吾何容心哉若然者无往不妙无往不妙則萬物之作吾不見其作與作之者不見其生與生之者不見其為與為之者則雖作不作雖生不生雖為不為吾何辭何有何恃哉此所以功成而不居也夫有居則有去在己无居夫將安去哉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也虛

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无為則无不治矣傳曰聖人知夫美斯惡善斯不善而我无容心焉故雖靡天下之爵因任而已而賢非所尚也聚天下之財養仁而已而難得之貨非所貴也民之爭常出於相賢知賢非上之所尚則不爭矣故曰舉賢則民相軋民之盜常出於欲利知貨非上之所貴則不為盜矣故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君子之所欲者賢也小人之所欲者貨也我皆不見其可欲則心不亂矣然則不尚賢者非遺於野而不用也不貴難得之貨者非委之地而不收也內不以存諸心而外不以遺其迹而已矣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心藏神而腹者心之宅虛其心則神不虧而腹實矣腎藏志而骨者腎之餘弱其志則精不搖而骨強矣虛其心而腹實則常使民无知也弱其志而骨強則常使民无欲也智者知賢非上之所尚而貨非上之所貴則

為之非所利故不敢為也夫唯如此則為无為而无不治也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傳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冲係以為和則冲者陰陽和也陰為虛陽為盈道之體則冲而其用之則或不盈其體冲也故有欲无欲同謂之玄其用之不盈也故虛心弱志而常使民无知无欲而已唯其如此故淵兮似萬物之宗而求其為宗者固不可得也似之而已然則何以得此道哉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而已心出而入物為銳挫其銳而勿行物至而交心為紛解其紛而勿擾銳挫而紛解則知常之明發乎天光者塵之外在光不蔽故和之而不別塵者光之內在塵不昧故同之而不異夫唯如此則所謂宗者湛兮似或存矣淵兮者言乎其深也湛兮者言乎其清也

或不盈者非可以為定虛也似或存者非可以為定存也虛盈存亡吾无所容心則吾安能知其所自生哉見其生天神帝而已故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蓋有吾有知有誰而道隱矣吾不知誰則亦不知吾矣此真道之所自而出也生天以先象神帝以始帝則其為形器之先可知矣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索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傳曰夫道冥於象帝之先而不知誰之所自出則體此道者仁惡足以名之哉夫仁人心而已矣天地體此道者也无所事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體此道者也无所事仁以百姓為芻狗芻狗之為物无所事仁而畜之者也萬物者與天地同體者也百姓者與聖人同體者也天地聖人自視猶芻狗則其視萬物百姓亦若是而已則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何所事仁哉夫唯不仁

是之謂大仁然則天地之間其猶橐籥圖可見矣蓋橐籥之為物唯其虛而不屈所以動而愈出者也則人也而體此道者言出於不言而已言无言則為无為可知也發於聲而為言見於事而為為或云或為其實一也何則言為之體如是而已不知此則言不出於不言言不出於不言則異乎橐籥之虛動矣其多而數窮不亦宜乎孔子曰夫今之歌者其誰乎知此則知言出於不言矣言出於不言人莫不然也然而不能者以其心不麗乎有則麗乎无不麗乎取則麗乎捨不能適與道相當故也不有不无不取不捨而適與道相當者是之謂守中守中而不已則知言之所以言矣則多言數窮不若守中之為務也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傳曰谷有形者也以得一故虛而能盈神

无形者也以得一故寂而能靈人也能守中而得一則有形之身可使虛而如谷无形之心可使寂而如神則有形與无形合而不死矣古之人以體合於心心合於炁炁合於神神合於无其說是也合則不死不死則不生不生者能生是謂之玄牝玄者有无之合牝者能生者也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道之生天地由此而已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以為亡耶則綿綿而未嘗絕以為存耶則惡觀其存哉若存而已若亡而非絕若存而非存則吾之用之存之无所容心胎合之而已何勤之有哉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

傳曰長短形也久近時也天以時行者也嫌不足於形故以長言之地以形運者也嫌不足於時故以久言之天地之根出於

玄牝玄牝之體立於谷神之不死不死則不生不生者能生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不自生故能長生猶谷神而已矣然則聖人豈以其身為累哉緣於不得已而物莫之能止故曰後其身而身先立於无何有而物莫之能害故曰外其身而身存身者吾之私也後其身外其身則公而无私矣无私也乃能成其私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无尤

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謂之繼則已離道而非道之體矣上善者道之所謂善者也非天下皆知善之為善者也故若水焉蓋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而上善亦然則雖未足以為幾於道矣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下之也故以居則善地現植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故以心則善淵注

為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故以與則善仁行險而不失其信欲以言則善信其派為川谷其委為瀆海故以政則善治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故以事則善能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故以動則善時要之出於不爭而以居善地為本故曰夫唯不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故无尤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知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傳曰持所以防溢而盈之則重溢也如欲勿溢則如勿盈故曰持而盈之不知其已揣所以慮失而銳之則重失也如欲勿失則如勿銳故曰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持而盈之則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矣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揣而銳之則富貴而驕自遺其咎矣然則何以免此患哉法天之道而已矣蓋功成

名遂身退天之道此所以无私而成其私也封人之告堯曰退已其法天之道之謂乎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无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載營魄抱一能无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天門開闔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无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傳曰夫人之有其身久矣而欲退之以體天之道而不為功名之所累者豈不難哉然亦有道矣人生始化曰魄魄與精為一則寂然而已既生魄陽曰魂魂與神往來而魄旁精出入則魄隙而不管一離而不抱矣載者終而復始之謂也營者環而无隙之謂也雖已為人矣而載營魄抱一湛然无為如其生之始化則能无離矣能无離則專氣而不分致柔而无忤而能如嬰兒矣能如嬰兒則滌除悔吝玄覽觀妙凡動之微我必知之而能无疵矣所以養中

者如此則雖愛民治國不以事累其心而能无為矣內之滌除玄覽而无疵外之愛民治國而无為則天門開闔常在於我而能為雌矣不將不迎應而不藏則明白四達而能无知矣道至於无知則真知也是其所以人貌而天也夫何功名之累哉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者乃其所以為天也玄德无他天德之謂也

三十輻共一轂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无有車之用埴埴以為器當其无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无之以為用
傳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无有車之用車吾所乘也埴埴以為器當其无有器之用器吾所用也鑿戶牖以為室當其无有室之用室吾所居也乘則觀乎車用則觀乎器居則觀乎室其用未嘗不在於无其則不遠矣至於身則不知吾之所以用者何耶故有之以為利无之以為用有之為利而无无之為用則所謂利者亦廢而不

用矣有無之為用而無有之為利則所謂用者亦害而不利矣是故聖人入而未嘗有物也所以為無之用出而未嘗無物也所以為有之利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傳曰目之所以為目者色也而非色也屬乎五色則失其所以為目而無異乎盲矣耳之所以為耳者聲也而非聲也屬乎五音則失其所以為耳而無異乎聾矣口之所以為口者味也而非味也屬乎五味則失其所以為口而無異乎爽矣萬物無足以撓之者心之所以靜而聖也逐乎外則同念而發狂矣事莫不然而馳騁田獵為尤甚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行所以全也求乎外則辱殆而行妨矣物莫不然而難得之貨為尤甚腹無知者也目有見者也是

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有見有欲之追求而取此無知無欲之虛靜也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為寵辱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若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

傳曰寵者畜於人者也下道也寵而有其寵則辱矣吾之所以有辱者以吾有寵未得之則驚得之既得則驚失之若吾無寵吾有何辱則寵之有辱者亦若是而已貴者畜人者也上道也貴而有其貴則有患矣吾之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故吉亦我所患凶亦我所患若吾无身吾有何患則貴之有大患者亦若是而已言身則知寵之為心言驚則知身之為累也无心則无驚无驚則无辱无辱则无累无累則无患矣昔者舜以匹夫而友天子則可謂寵矣而若固有之則何辱之有哉魏魏乎有天

下可謂貴矣而不與有焉則何大患之有哉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寵而招辱則賤其身矣非可以寄天下者也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貴而惟患則危其身矣非可以託天下者也若夫寵而不有其寵貴而不有其貴如舜者乃真可以寄託天下者也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无物是謂无狀之狀无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傳曰視者无有也故視之不見雖不見也然能玄能黃不可名之以无色也曰夷而已聽者无有也故聽之不聞雖不聞也然能宮能商不可名之以无聲也曰希而已搏者无有也故搏之不得雖不得也然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

生能死能暑能涼能得能沉能出能沒能
甘能苦能瘦能香不可名之以无形也曰
微而已凡物求之而不得者或可以致語而
得之此三者終不可致語者也不可以致
語則墮聰明離形去智而吾得之矣則視

也聽也搏也混而為一矣視以目聽以耳
搏以心混而為一則耳如目目如耳心如
耳目矣夫失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吾得
之也其上非光也故不暇其下非土也故
不昧繩繩兮調直而有信雖有信也而不
可名故復歸於无物而已雖无物也是謂
无狀之狀无物之象而未嘗无物也是謂
惚恍則不暇不暇則疑於无物也而非无
物也恍則不昧不昧則疑於有物也而非
有物也其始无前故迎之而不見其首其
卒无尾故隨之而不見其後无前无後則
不古不今矣雖不古不今而未嘗无古今
也則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者吾得之以日
用矣故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所謂古
者非異於今也以知古之所自始也所謂

今者非異於古也以知今之所從來也誠
知古之所自始則知今之所從來矣始无
所自來无所從所謂无端之紀也无端之
紀者道紀也道不可執也得此則可以執
之以為德矣執德之謂紀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
可識故強為之容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
儼若客渙若水將釋數兮其若橫曠兮其若
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
以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
能敝不新成

傳曰古之善為士者將以成聖而盡神也
則其為士也雖未至乎聖神所以成聖而
盡神者其間之固已全盡矣微妙玄通深
不可識乃所以成聖而盡神也微而後妙
妙而後玄玄而後通則深不可識矣夫惟
不可識則其形容安得以擬議哉強為之
容而已豫若冬涉川迫而後動不得已而
後起也猶若畏四鄰閑邪存其誠非物持

之則其心不出也儼若客不為主也渙若
水將釋方且終之以心凝形釋骨肉俱融
也數兮其若橫復其初也曠兮其若谷應
而不藏也渾兮其若濁无是非彼我之辯
也人皆昭昭也孰能濁以靜之徐清者乎
徐清則无所不照矣人皆取先也孰能安

以動之徐生者乎徐生則无所不出矣蓋
欲靜則平然欲神則順心有為也而欲當
則緣於不得已平然也順心也乃所以徐
清也緣於不得已乃所以徐生也此士之
所以能成聖而盡神也道之體沖沖也若
陰陽之和而盈虛之守而保此道者不欲
盈則虛而已然不曰虛而每曰不盈者恐
人之累於虛也累於虛則不虛矣故曰或
不盈不欲盈而已天下之物有新則有敝
有敝則有壞則能不敝者鮮矣夫唯不盈
則新敝成壞无所容心是以雖敝不敝則
不壞不敝不壞則不新不成矣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

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傳曰：保此道者不欲盈。致虛而不極，守靜而不為，則非不盈之至也。衆人之於萬物也，息而後見其復，衰而後見其歸，根而我以虛靜之至，故見萬物之所以作，與其所以芸芸在我而不在彼，其所以作者乃其所以復也。方其所以芸芸者，乃其所以歸根也。故以其並作而觀其復，則方其芸芸而各復歸其根也。然則所謂虛者，非虛之而虛也。直莫之盈，故虛也。所謂靜者，非靜之而靜也。夫物芸芸各歸其根，而不知而莫足以挽心，故靜也。故歸根曰靜。命者吾之所受以生者也。夫惟靜則復，其所以生而能命物矣。故靜曰復。命道至於能命物則常而不去矣。故復命曰常。自常觀之，則吉凶悔吝常見乎動之微，明孰如焉。故知常曰明。不知常者反此，則所作不免妄而已。能知常而體之，則萬物與我為一矣。故

知常容萬物與我為一，則不內其身而私矣。故容乃公。萬物與我為一，而无私焉。大也。大則聖內聖外王。故公乃王。聖然後至於神。故王乃天。天則神矣。道者所以成聖而盡神也。故天乃道。為道而至於常，則盡矣。故道乃久。歿身不殆，久而至於歿身不殆者，常之謂已。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猶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傳曰：執大象，天下往。由天下方且釋我而忘之，其迹孰得而見哉。故下知有之而已。下知有之者，无以尚之，故謂之太上。則親之譽之者，其次畏之，侮之。又其次可知已。何以論之？今夫父子愛，歛不言而諭至賓主之際，朋友之交，欲致其歛之意，必有以文之，而後諭何則？信之足與不足而已。則親之譽之，已出於信之不足，而有不信，况於畏之侮之乎？然則欲使信至不足而

有不信者，宜如何哉？猶其貴言以復乎道而已。貴言者，行不言之教而已。行不言之教，則處无為之事，可知也。至夫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而莫知為之者，則孰得而親譽之哉。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傳曰：道不可名，名之為道，已非道也。則又分而為仁義，豈道之全哉？則有仁義者，固大道之廢也。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及有眼而內視，內視則敗矣。則智慧出，固所以有大偽也。偽者，德之返也。有仁義，則其弊至於六親不和，而有孝慈矣。有大偽，則其弊至於國家昏亂，而有忠臣矣。是故有踳眚之頑，罵弟象之傲，而後有舜有桀紂之暴，而後有龍逢比干，此无他去，本愈遠而已矣。

道德真經傳卷之一